

资水一条河

遍地巫风

叶梦 著

谣言季节

遍地神话

湖南文艺出版社

局外人

遍地巫風

叶
梦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遍地巫风

叶梦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199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90,000 印数：1—4,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687-4}{1 \cdot 1348}$ 定价：12.00 元

若有印装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目 录

三里桥一条街	1
--------------	---

三里桥一条街

土地庙里的满佬倌

更夫何辟

曾喜娘

收骇婆婆

纸扎匠曹伏保

施老板

卜瞎子与颤婆婆

白案师

目 录

白胡子牧师	
刘不难	
贺千岁	
陆贾山的黄土	
港上人家	
鱼贩子灿明老骝	
海老三婆婆	
襁匠与哑妻	
田老师	
三里桥大火	
长街上的风景	62
羡慕渡船	
卖刷把的婆婆	
卖黄泥巴的刘宝	
遭遇刘宝	
廖茂爹与木芙蓉	
会诊驼子的三爹	
麻石街上的西施	
三门人物	
红卫路轶事	
遍地神话	95
资水一条河	106
人与河	
益阳人看邵阳人	

目 录

新化人与毛板船	
冬天里的安化	
小沙江访梅山蛮	
皇城气象说武冈	
新宁的山水新宁的人	
乡愁里的滋味	132
吃遍长街	
《采槟榔》与嚼槟榔	
紫苏梅子与盐笋蒂巴	
百家米粑粑	
蒿子与野梔子花	
郭佬倌白粒丸	
蝴蝶子过河	
永远的城池	152
乡音的尴尬	
歌乡里的歌	
永远的城池	
芳香的节日	
看龙船	
元宵之夜	
瓢尔姑	
遍地巫风	182
巫城	
谣言季节	

目 录

鹅羊池的风景	
西湖调里的女人	
城市的常态	
流转的巫风	
从魏公庙到牛杂店	
局外人	215
看热闹	
从前的厕所	
反动钞票及其它	
打锣	
运动的体育场	
空间	
不蛮不拐好斯文	
从“银”字招牌说起	
冬日的街景	
远去的故人	245
今人不识汤海秋	
走近胡林翼	
寻访叶紫墓	
莫应丰留下的伏笔	
探视随记	
二爹	

三里桥一条街

三里桥一条街

三里桥是益阳城外的一条小街。

这条仅一华里长的麻石小街实际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它的西南面是古战场陆贾山，自陆贾山往南是绵延不绝的丘陵，是长满油茶林和竹林的秀丽山乡，它的东北面是洞庭湖平原的边缘地带，是富足的被人称之为鱼米之乡的湖洲和垸子。三里桥街头遥接铁铺岭、茶亭街隔一条资水与益阳城外的东关码头相对。流入资水的兰溪河与三里桥相伴一段自麻公咀码头径自北去。街的中部有一座高出街面的石拱桥，从南面山乡梓山村流过来的一条清溪水在石拱桥下哗哗响着，下街沿便是水码头，一街人都在那里洗衣洗菜。因为有了这一条穿街而过的溪水，这一条街便有了生气和活力。有了一种南方特有的湿润和清新。石拱桥两边凌空架得有屋，一边是

古旧破败的土地庙，对面是一间瓦货铺子。我小时候在港子里洗菜，常听得头顶上传来瓦货窑器碰撞的声音，洗着洗着东西，常见有黑壳鲫鱼在水里游过，手长的大人伸手便能抓到。

我们家就在石拱桥附近。由石拱桥下来往西是纸烛铺，待诏铺、发粑铺、饭铺，烟叶子铺，然后是我们家的中药铺。我们家隔壁是豆腐店，接着是米粉馆、杂货铺、油盐南货行等。由拱桥往东去是制作经营纸伞的作坊和货栈。这条街上的油纸伞很有名，产品在这里集中，从资江里用船运到汉口、芜湖、南京等地。附近山乡和湖乡的农民进城办货，根本不用过河上益阳街。除了金银首饰，你能在三里桥这条街上买到城里能买到的一切。解放前这条街上，几乎家家都经商，户户都有房产，除了几个挑箩脚为生的，几乎很少赤贫阶层。三里桥当年的繁华，真是了得。

八十多年前，我的曾外祖是从江西只身来到湘潭药帮做庄客，却最后选中益阳城外的三里桥作为落脚生根的地方。曾外祖在这里开了一家小中药店，几代人以此谋生。我的外祖母在这里生下我母亲一代共十三人，在我家老宅后的池塘底，埋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的胞衣罐子。包括后来大嫂在老屋里生下大侄女，这个地方成为我家三代人的出生地，五代人的栖息地。

三里桥是我的故土是养育我生命和灵魂的地方。尽管我只在那里呆到九岁，尽管我成年以后又回去住过四年，然而后来的四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我九岁以前对三里桥这条街的回忆，是我一生中感觉最清晰最鲜嫩如初的部份。只要我一想到三里桥一条街，这一街的人便在我脑子里活起来。

我读这一条街，从出生一直读到九岁，这直接影响到我对整个世界的最初认识框架的建立，不管这种框架是丰富的或

三里桥一条街

是局限的,这都不可以改变。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地,就像生命无法选择一样。

土地庙里的满老倌

三里桥的石拱桥上，有一座土地庙，土地庙不知哪个年代所建，我的曾祖父辈初来三里桥便有了。我见到的土地庙完全是一副破败衰颓的样子：墙已发黑长满青苔，屋顶长着草。庙内仅六尺见方，里面黑糊糊的，看不清掌管一方户籍的土地神是什么样子。我不想知道神是什么样子，对住在里面的满老倌很感兴趣。

满老倌没有名字，实际上满老倌这个名字是一个含混的称谓，谁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从何处流落到此。

我从懂事起便知道满老倌，他基本上是一个乞丐，这条街上哪家有了红白喜事，他便端着碗去吃饭。有时他也给人家剃头，但三里桥街上的人都嫌他脏，谁都不要他剃，只有乡下最穷的老头子要他剃光头，剃一个光头能挣几分钱。实在不

三里桥一条街

济的时候，他便端一只碗走街，人家都把吃剩的饭菜倒给他。他没有家，土地庙是他的栖身之地。砖砌的神案上铺盖着稻草和烂棉絮，那上面是他睡觉的地方。在我的眼中，满老倌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我对满老倌及其生存方式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和困惑，我常常溜到石拱桥上去看他。只要站在石拱桥上，庙内的情况一览无余：满老倌像一尊神一样坐在烂棉絮当中，手上捏着一把分票子，蘸着口水一张一张地点。他的脸上结着锅巴一样的黑片，脏脏的头发，兜腮胡子向四周作幅射状地支楞着，活像连环画里的李逵。只有张嘴点水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个活物。冬天，他穿一件像缟刀布一样发亮的没有扣子的破棉袄，腰间系一根粗草索。我常常在拱桥上呆很久，专为看满老倌，看他在神案上的稻草中爬来爬去。靠近庙门的地上搁着一只乌黑的铁炉锅。他常从巷子边水码头上捡一些人家洗菜剖鱼时扔下的鱼内脏鱼肠子之类的东西。泛绿的肠子类杂物煮在浑浊的水中，空气中有股难闻的腥味。有时根本不等煮熟，他使用两根竹棍样的筷子挟了吃。

矮敦敦的满老倌常常迈着八字步缓缓地在这条街上走着。我常常像跟屁虫一样跟在他的后面，不为什么，只为看他，看他怎样过活。满老倌虽是一个乞丐，全然没有乞丐的卑下的味道，一街人亦没有鄙视他的意思。他不管世人如何看他，依旧安然地吃他的烂菜叶子水鱼肠子，他依旧安闲地在街上踱着八字步。他总归不会饿死，一伸手总有人给吃的。要是哪天我的外婆给了一碗剩饭给满老倌，我会高兴得跳起来。我无法否认：我的骨子里和满老倌的灵魂实际上是非常亲近的。

我看满老倌，满老倌浑然不觉，他完全不在乎一个挂着鼻涕虫的黄毛小丫头对于他的世界的关注。他偶尔也抬起头来

看我一眼。当我与他那肮脏浑浊的眼神对视时，心里蓦地一惊，仿佛撞破了我心中的一个秘密。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赶紧咚咚地跑回家。已经几十年了，那个眼神儿仍旧那么清晰，那是一种麻木的无可奈何的流浪者神秘的神情。

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眼神，它一直刻入我的心灵，渐渐地那个满老倌在我心目中已衍化成神一样的人物。

满老倌的眼神储存我心中四十余年了，我一直默想了四十年，突然有一天我说了一句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满老倌是对的。

更夫何辟

何辟本名邹春何，是三里桥的更夫。

更夫这种职业，虽在九流之末，然而更夫何辟却是我童年灵魂的抚慰者。

只要我一回忆起梆声，就有一种安全温暖的感觉。

我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失眠。童年失眠的夜像一只巨大的线轴，黑夜总如悠悠不尽的黑线从线轴上缓缓吐出来。

我像一只夜猫，在黑暗中睁圆了双眼，警觉的耳朵在捕捉黑暗中的各种声音。突如其来的狗叫，叫得人心慌肉跳；猫嚎春的声音伴着一阵瓦片的哗哗作响凄厉而来，那婴儿般的哭叫一声声撕人心肺；常有公鸡还在三更四更时便叫，一声长似一声；最叫人害怕还是老鼠偷情的声音，一公一母肆无忌惮地在床背后哗哗地奔跑，唧唧地咬在一起寻欢作乐。

黑夜的声音隐藏着自然界万物的秘密。

当黑夜的声音完全沉寂，给人是一种陷入窒息的压迫，我会没有止境地往一个黑洞里跌落下去，灵魂陡作一种无望的挣扎。

每当这个时候，便有很小的梆梆声从三里桥街头处远远传来，一声接一声地明朗起来，我仿佛从深不见底的黑洞里爬出来。竹梆的清脆空响的声音在报告着更次，铜锣的咣咣的金属轰鸣的声波在传达一种灵魂的抚慰，竹梆铜锣的声音像两只温柔有力的手，拽我走出黑暗的深渊，此刻我的心中充满阳光，每当更鼓一点一点地往街尾弱下去时，我复跌入黑的深渊，初更睡下盼二更，二更过了数三更，四更五更一过，天也快亮了。每当这个时候，我被黑夜折腾得疲倦了，才会沉沉地坠入黎明的梦中。

更鼓声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更夫何辟成为我灵魂里最为亲近的人。

何辟没有家，是一个鳏夫。他长得丑，且长且瘦，削肩瓜子脸尖下巴，整个一副没有福份的样子，独两只眼睛很大，有点凄汪汪的味道。即算他站在日头下，也给人一种四面临风的孤零零的感觉。每每读到古典小说中皇帝自称“寡人”二字时，我便会马上联想到何辟。

三里桥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临街的房子屋后都是田，夜里的何辟在更次的间隙里去田里捉麻蚣。每日上午，他蹲在居委会会场的空坪里刚麻蚣。

何辟刚麻蚣，我蹲在一边看。开始看时，身上总有麻一阵酥一阵的感觉。刀子剁下去时没有丝毫犹豫，手起刀落，捏住切口处的皮哧地一撕，绿色的蛙皮像小孩的青蛙衫一样被剥了下来。一个个湿润健美的红白色蛙的裸体便摆在地上了，

三里桥一条街

看见那些遭致不幸的青蛙的躯体，总是想到人的相应的身体部位。

在我的眼里，更夫何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夜里的何辟是那样亲切温暖；白天的何辟则是不可接近的凄惶惶的一个孤人。